

西部高教论坛

DOI:10.15998/j.cnki.issn1673-8012.2025.06.007

# 他们为何想成为乡村教师

## ——乡村定向师范生的阶层身份认同路径



谢霁月<sup>1,2</sup>, 首新<sup>3,4</sup>, 蔡其勇<sup>4</sup>

(1. 西南大学 教育学部, 重庆 400715; 2.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 重庆市中小学教师发展中心, 重庆 400067;  
3. 重庆师范大学 初等教育学院, 重庆 401331; 4. 重庆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重庆 400015)

**摘要:**乡村定向师范生是定向乡村学校就业的准乡村教师。乡村定向师范生大部分来自农村,以西部某省属师范院校大学前在农村学习生活的乡村定向师范生为访谈对象,采用教育叙事研究方法建构三维叙事分析框架,深锚乡村定向师范生在经历城市和乡村社会阶层文化冲突时,社会结构、制度安排、情感经验三者相互作用图景,揭示他们的阶层身份认同之路。研究发现,乡村定向师范生在接受城市社会阶层文化的同时,依然认可“农村人”的身份,二者相互牵制而出现阶层身份的“分离”;在制度安排下,出于对“他者话语”的认可,虽然情感体验复杂而多变,但能自觉承担身份责任,行动上仍然保留了先赋阶层的原生优势;在自我实现中,经历过惯习分裂的迷失,但仍能依托乡村情感经验构筑积极向上的品质。乡村定向师范生的阶层身份认同不仅仅是社会结构分化下的具体事件,更多的是以乡村情感经验为核心的文化回应,探索他们的阶层身份认同之路,还有待从文化情境视角深入刻画这一过程。

**关键词:**定向师范生;阶层身份;身份认同;乡村教师

[中图分类号]G645;G65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12(2025)06010010

振兴乡村教育重在乡村教师,源在培养乡村定向师范生。《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教师〔2022〕6号)提出,要推进各地进一步加大县域乡村学校教师补充力度。从源头培养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的乡村师资,对于缩小城乡教育差距、促进教育公平、推动乡村振兴具有重要作用。然而,乡村

修回日期:2025092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四五”规划教育学一般课题“教育帮扶服务乡村振兴的长效机制与策略研究”(BHA220108)

作者简介:谢霁月,女,重庆人,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生,重庆第二师范学院重庆市中小学教师发展中心讲师,主要从事教师教育研究;

蔡其勇,男,四川武胜人,重庆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后合作导师,主要从事乡村教育研究。

通信作者:首新,男,重庆人,重庆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副教授,重庆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博士后,主要从事教师教育研究。

引用格式:谢霁月,首新,蔡其勇.他们为何想成为乡村教师:乡村定向师范生的阶层身份认同路径[J].重庆高教研究,2025,13(6):100109.

Citation format: XIE Jiyue, SHOU Xin, CAI Qiyong. Why they want to be rural teachers: the path of class identity for rural-oriented normal university students[J]. Chongqing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2025, 13(6): 100109.

定向师范生逆“城市化”而动,是源于对上述教育政策所规制的职业前景的认同,还是逃避就业压力而追求稳定职业预期的权宜之计,或是个人乡村情感经验的能动使然?本研究基于群体阶层身份认同和个体情感经验的分析视角,从乡村教师培养的早期阶段“成为乡村定向师范生”入手,将职业预期同阶层身份认同与个体情感贯通起来,探讨他们为何愿意成为乡村教师以及对新乡村阶层身份的认同之路。

## 一、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 (一)理论基础

进入师范大学的乡村定向师范生大部分是农家子弟,在历经农村小学和初中义务教育、县城普高(甚至县城职高)等学历教育筛选后,逐级向上流动接受高等教育,才从环境上脱离了农村,但又选择学习之后回到乡村,成为一名乡村教师。他们走出乡村,跨越阶层而又回到乡村的经历,既不同于父析子荷的农家阶层延续,也不同于城市子女传续式的感情发展方向。他们所认同的阶层没有离开乡村,却又与父辈不同,他们所经历的情感离开了乡村,最终又定向回了乡村,这是一种动荡、坚毅、妥协、本真的复杂状态,很容易受环境影响而处于迷茫之中,既会面临城市和大学带来的新阶层荣誉感,又要迎接旧有乡村感情带来的责任迷失。

个体情感经验、阶层身份认同为解释他们为何想成为乡村教师提供了新的方法论框架。从文化归属理论所反映的个体情感经验来看,乡村定向师范生大多来自农村,在比较高等教育的预期成本和收益时,不免加入个人偏好、情感品味、未来期望等个体化经验<sup>[1]</sup>,显露无意识的文化归属。文化归属以情感归属为核心,情感世界的复杂性也映射出文化归属的繁复驳杂,个人情感经验的发展历史是寻求文化归属的漫长苦旅<sup>[2]</sup>。有研究指出,来自农村地区的学生(68%)更愿意到县及县以下学校任教<sup>[3]</sup>,个中原因除了农村日益发展且不断提升公共服务吸引回流外,更重要的是农家子弟接受高等教育后的“情感定向”。当他们遭遇匮乏与适应、经历冲突与和解后,文化归属指引了个人情感发展方向<sup>[4]</sup>,以接受高等教育为标志的“向上爬心态”(mobility-minded)完成性,回到乡村的“义务感”(sense of obligation)未开始性,昭示着情感矛盾后的情感定向,这种定向是一种自幼而来情感经验的释放。

布迪厄社会实践论将诠释乡村定向师范生的阶层身份认同置于社会背景下来理解个体的行为选择<sup>[5]</sup>。乡村定向师范生的阶层身份认同指在职业预期较为明晰的情况下,对自己作为未来乡村教师的社会阶层地位的认知和情感归属,包含他们对乡村与城市阶层差异的理解、对乡村教育的自我认同,以及在这一身份中所形成的情感态度。虽然毕业后仍然回归乡村,但社会阶层位置在区域范围内可能改变,这种变化是对现有阶层身份认同基础上的一种抽象意义的结构变化、空间流动以及个体新规范建构。于布迪厄而言,这是阶层模型置于社会结构空间中的“资本”流动<sup>[6]</sup>。这一结构空间由先有经验、现有资本、未来期许等构成,乡村定向师范生对未来资本的态度和生存心态的转变是他们建立新阶层身份的重要资源,再次流动至乡村社会而形成的阶层身份必然与先验阶层身份不同,这一位置变化将持续为个体提供社会阶层身份认同的流动信息。

### (二)研究方法

乡村定向师范生对乡村的情感经验存在于封印的记忆深层,不仅曾经存在,也正在经历,构成了从过去到现在的情绪、感受、认识,他们对乡村教师的感知既可以从当下正在经历的事件中展现,也可以从个体过往情感经验中捕捉,即用流动的信息寻觅乡村定向师范生的阶层身份认同,这是一种流动性、全景式、微观化的教育叙事。

教育叙事是乡村定向师范生对自我教育生命的有意识表达,可以深刻地展现其过去、现在、未来

对成为乡村教师的认识和期待。叙事建构着眼于将一个个单体事件片段构建成具有相对独立的、完整的、封闭的故事,在研究者分解、重组、解读之后,以“叙事”的形式呈现研究结果,进而揭示某一教育规律、展示群体教育特征、获得新的教育思想等。具体而言,本研究采用三维叙事空间(时间、社会、地点)框架分析资料,探讨乡村定向师范生阶层身份认同的个人故事在时间流动、社会背景、地点环境中的起伏变化,最终构建反映情感经验与阶层身份认同的叙事故事(如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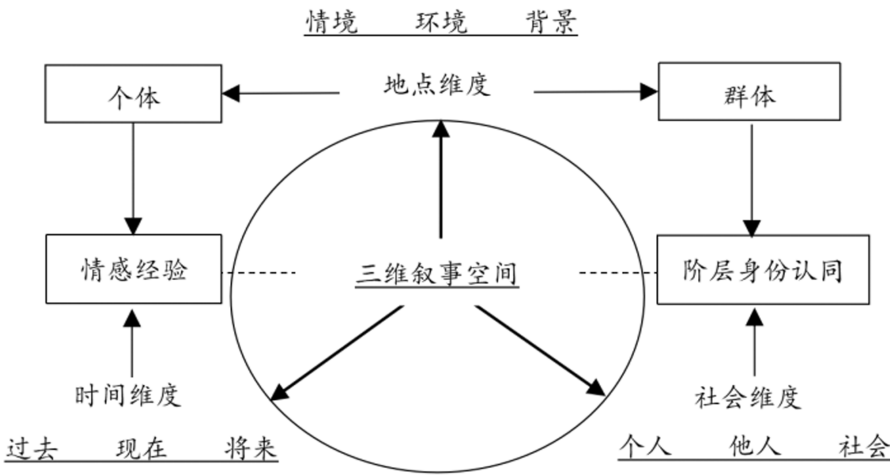


图1 叙事分析框架

对目标群体的访谈是主要的收集数据手段。研究者首先对某省属师范院校乡村定向师范生进行问卷调查,基于问卷调查结果设计了访谈提纲,希望展现他们对成为乡村教师的流动信息、情感变化、阶层身份认同。访谈样本信息见表1(1-4 年级编码分别是 Fr、So、Ju、Se;性别编码为 M—男,W—女,样本编码 1-16)。访谈对象选择大学之前是农村户籍、父母至少一方是农民或外出务工、童年很长一段时间在农村生活,对农村社会有独特的情感经历的乡村定向师范生。之所以选择具有乡村生活经历的师范生为典型样本进行访谈取样,一方面源于本研究试图揭示少儿时期的乡村情感经验对未来想成为乡村教师的能动影响,以及面临城市文化和农村惯习冲突时,内隐的乡村情感经验和品质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与城镇师范生相比,农村生源的乡村定向师范生在接纳城市文化的价值理念时,面临更强烈的阶层身份冲突,更有可能抛弃已扎根于心的农村文化,不断辗转而陷入迷茫、不甘、愧疚等情感分离之中。他们在这一过程中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这正是本研究从教育叙事视角要揭示的流动信息。

表1 样本信息

序号	性别	年级	户籍	乡村学校实习经历	序号	性别	年级	户籍	乡村学校实习经历
1	女	1	农村	无	9	女	3	农村	无
2	女	1	农村	无	10	女	3	农村	无
3	女	1	农村	无	11	女	3	农村	无
4	男	1	农村	无	12	男	3	农村	无
5	女	2	农村	无	13	女	4	农村	有
6	女	2	农村	无	14	女	4	农村	有
7	女	2	农村	无	15	女	4	农村	有
8	男	2	农村	无	16	男	4	农村	有

## 二、叙事建构与资料分析

### （一）同化还是分离

走出乡村来到城市学习之后,原来所属阶层身份在高等教育场域中带来了情感上的冲突,自尊无法得到满足<sup>[7]</sup>,走出农村的荣耀与无法融入城市的复杂情感体验夹杂在一起。荣耀源于社会阶层向上流动而产生的积极情感,而无法融入城市的失落则是面对城市群体阶层或未接触过的更高社会阶层而产生价值理念上的差异。由于城市阶层同化带来的情感分离,他们内心不再渴望农村的炊烟袅袅,价值理念正在逐步转向城市社会阶层。童年和少年乡村生活在他们看来有很多局限,这其实是一种文化资本匮乏后的代偿,当农村家庭背景不能提供文化和情感支持时,可能会出现“物或损之而益”,即充分利用底层特有的文化资本来脱离底层文化<sup>[8]</sup>。基于在城市学习的资本积累,部分乡村定向师范生的心态发生根本转变,自我的重新定位与潜意识中的乡村认知成为不可调和的矛盾,生成持续性的情绪干扰,形成复杂的情感。

在读大学之前我都没(走)出过我们县,县城都很少去,来到大城市读书除了学知识,也见识了很多。我周末还在做家教,我发现有些城市的孩子资源那么好,也不知道珍惜。(So-M-5)

城市生活挺好的,但我们还是要回去(农村)的,我听说成绩好的也可能会分到县城里面(学校),加油吧,努力学习!(Fr-W-1)

小时候我爸就给我灌输要努力读书,但是为了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就努力读,现在读大学了。我选择了这个专业(乡村定向师范生),一方面是减轻家里负担,因为我本来就是农村的嘛,另一方面也算跳出农门吧,不用像爸爸那样辛苦,每天种庄稼种菜去卖钱。虽然我也会回到农村,但与那些去沿海打工过年回到农村的同学还是不一样吧。(So-W-7)

一方面,受到城市文化的影响,乡村定向师范生表现出价值理念上的认同,并夹杂着复杂的阶层疑惑;另一方面,他们仍表现出认可“农村人”的身份,童年和少年生活塑造了他们独有的先赋性动力和道德化思维,他们期望与农村保持联系、保存情感、保留沟通。与父辈相比,农村出生、一直生活在农村的乡村定向师范生回到乡村这片熟悉的土地,却也并非与父辈一样,而是作为乡村教师实现了阶层向上流动。城市文化冲击尽管对他们影响很大,但他们仍感激农村文化的滋养,对农村的认知并非倾向否定甚至躲避。

虽然我们班都是定向乡村,但有些同学真的很努力,我觉得这是一种农村人的传统,他们保持了。有时我也会懈怠,想想毕竟是以后不管怎样都有编制的,但看见xx还那么努力,我也觉得不好好学习,对不起家里人。(Ju-M-10)

我在我们班很多同学身上看见了农村人的朴实、善良、勤奋,这是我们农村学生身上独有的品质。(Ju-M-9)

他们是一群经历城市生活与学习的过客,虽然毕业后定向乡村学校,但他们依然认同洗礼自己4年的城市文化,感同身受在城市向上流动的社会阶层能更好地实现自我价值。得益于先赋阶层形成的良好品质,乡村定向师范生们在城市发奋学习,使他们获得了不同于农村人的城市阶层位置,与城市人相匹配,而内心的乡村情感和外部契约规制却又混合在一起,驱使他们自愿回到农村,但也不是回归农村社会阶层,由于教师编制的加持,回到农村的定向师范生也实现了社会阶层向上流动。

### （二）他者话语还是自我突破

阶层身份认同的形成是社会认同、主体意识共同建构的,意味着这个过程不仅受到自我意识的牵引,也取决于社会制度下他者话语的影响。来自他者的社会认可是阶层身份认同的必要条件,乡村定向师范生本身就是一种社会身份标签,也反映出其大致社会阶层。他们因教育政策而来,社会指向性



和社会执行强度有教育政策文件为依据。因此,他们通常表现出 3 个他者印象:一是给予大量资源,处于社会中间阶层,学习期间学费、住宿费等免缴,每月有生活补贴,这展现了社会对其资源倾斜。二是社会赞许度高,他们的高考第一志愿就是学科乡村教师专业,这种逆城市化的行为是乡村教育建设需要的,他们愿意成为乡村教师,符合社会所期望的价值观。三是社会阶层边界模糊,多受他者话语标识,他们对自己以后要从事的职业所映射出的社会阶层身份具有“同一性”认识。如上所述,他们既认同城市文化带来的阶层向上流动性,也愿意回归乡村,享受与青少年时代不同的乡村社会阶层。

提前批报考乡村定向师范生是班主任告诉我的,我其实很感激张老师(班主任)。我家是农村的,能减免学费,还有生活补贴,真的帮了大忙,我也愿意回去(乡村),我生长在那里,再回到那里工作,将学到的知识再交给他们(指农村学校的学生),我很感谢有这个专业。(Fr-W-2)

上(大)学之后才知道,其实我们这个专业收分挺高的,一方面当然是有一个稳定的教师编制,听说现在找工作还挺难的,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这个专业发掘到了一心想成为乡村教师的学生,我们来自乡村,也愿意回到乡村。(Fr-W-1)

他者话语是对所归属群体的认知,其间所伴随的情感体验能揭示乡村定向师范生对他者话语的反映,但情感体验往往不具有同一性,而更为复杂多变,并且会表现出对社会认同而对自我否定的分离状态。一方面享受社会赞许的阶层身份,另一方面却抗拒、内疚,这是违逆型身份与迎合型身份纠缠循环的结果。

说实话,我真的很羡慕大城市里的生活,想到四年之后就要回到乡村学校,心里未免有些失落,我想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享受四年的大学生活吧,不留遗憾。(So-W-8)

虽然以后会回去(乡村学校),但回去以后身份不一样了,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旅行,我要学到很多,我要获得更多,回到我仍然热爱的故土,用知识浇灌他们(指乡村学校的学生)。(Fr-W-2)

面对以后的确定性,我有时也提不起劲,但落后不是我的风格,农村人的坚韧、勤劳不允许我懈怠,有时是单纯的想学习而学习,我想真的应了那句话“学习使我快乐”。(Ju-W-11)

在这些乡村定向师范生身上,情感上的迷失、承认继而突破超越了他者话语所置的阶层身份认同:他们虽然在情感上流露出对既定职业规划的迷茫、远离城市的抗拒,但是在享受政策福利后,在他者话语框架下,却在实际行动中保持积极态度(如刻苦努力学习)。这意味着,情感或许只是潜意识中的历史碎片,他者话语所构筑的阶层身份赞许才是主导个体行动的核心因素。这在本质上反映了吉登斯(Giddens)所述“话语意识与实践意识分离,却统一于行动本身”的结构化社会理论<sup>[9]</sup>,是一种自我突破。

### (三)惯习分裂还是自我保护

分裂的惯习(cleft habitus)是指处境不利学生低微的先赋阶层身份与成功的学业之间的鸿沟<sup>[10]</sup>。乡村定向师范生浓重的乡村底色这一先赋阶层身份一直持续到大学生活。在城市文化背景下,他们的乡村惯习往往不得不改变甚至重构。与城市文化相比,他们的乡村惯习处于劣势,不得不反复修改,久而久之,城市文化所彰显的五彩斑斓的社会阶层身份占据主导,他们便不想回乡村了。但意愿不能完全代表行为,先赋阶层所带来的坚毅、上进、勤劳等品质也抵挡着城市文化的冲击,他们更倾向从自身内部来激发成功的可能,至少从优异的学业上来看,他们的表现比一般师范生同学更好。

我的专业成绩一直很好,一等二等奖学金都有,英语也过了 6 级,游山玩水的事我决定不了,但学业我从来没输过。(Se-W-16)

我住的不同专业的混合寝室,有些同学家庭经济条件明显好于我,有些电子设备我之前从来都没接触过,记得有一次室友拿了一个大移动硬盘拷贝资料,我那时才知道有这个东西,非常窘态。不过也没什么,学生的工作就是学习,在学业上我一直不错,他们比不过我。(So-W-8)

惯习分裂带来的转变不能称之为励志,这一过程既有积极的情感体验,又有对原有情感经验的否定,是矛盾且复杂的情感集合。面对如此冲击,他们自然而然也会尝试在内心筑起一道价值金字塔高墙,以使自己经得住此种撞击。这道高墙是他们将内隐于意识中的乡村情感经验外显化,用来自原有社会阶层背景的道德优势积极应对乡村和城市社会阶层身份冲突。这种依托先赋阶层身份优势的自我保护也反映了他们对乡村情感经验的认同,正是在这种环境中,才造就了上进、勤劳、努力的品质。

我们包分配嘛,工作不愁,所以有段时间堕落了(指不学习),天天打游戏,也不去上自习,后来我挂科了。我突然发现,这样的我不是真的我,我以前都是班上前几名,所以我重拾了学业,也积极参加专业活动,我回到了之前的感觉,感觉非常好。(So-M-5)

我觉得有些良好的品质一直跟随着我,以前妈妈可以弯着腰在地里除草一连几天,爸爸会慢慢地扛起很重的打谷桶(是一种装谷子的大木桶)走很久到田里打谷子。我之前都是默默地感受,长大了才发现,这种坚毅、勤劳的品质已经根植于心。所以,虽然已经定向了单位,但我还是在努力学习,大家都真的很努力。(Se-W-16)

值得注意的是,越是本能的情感经验,情感共鸣往往越大。特别是回归乡村面对儿时情境的乡村学生时,回忆如洪水般袭来,同情感、责任感、仁爱之心往往超越了阶层身份,这就是个体种种经历之后情感经验交织形成的稳定的情感标识<sup>[11]</sup>,具有人格化特征。可以说,自我保护是一种阶层身份认同,而情感标识则是认同之后的情感表现。访谈中有四年级第一学期刚刚回所在区县乡村学校实习过的定向师范生,他们谈道:

看到他们就看见了曾经的我,那么可爱,又那么自卑。我想,我可能不能改变什么,但我可以带给他们走出去的机会。(Se-W-16)

我见过乡村的寂静,感受过城市的繁华,唯独还没有经历过乡村教师这一职业,现在我感受到了孩子们的渴望,让我重拾信心,努力做好他们的引路人。(Se-W-13)

在置于情感现场时,城市与农村文化所塑造的阶层身份冲突被弱化,反而是情感经验主导了对乡村教师职业的认同,这源于他们原有的乡村情感经验被激活,这不是对乡村的情怀,而是面对乡村学生时,他们曾经的自己,唤醒了同情感 and 责任感。

#### (四)阶层身份认同的流动信息

基于上述内容可以发现,在阶层身份认同过程中,乡村定向师范生一方面接纳了城市社会阶层的价值理念,即在拥有较好经济基础的城市扩大了眼界,以为城市比农村更好;另一方面,虽然他们已然不再认同农村价值理念,但由于毕业后仍然定向农村学校就业,未免产生情感分离,让他们处于“向上游的渴望”与“抛弃已有乡村情怀”的矛盾中,这种矛盾情感一直持续到三年级。但同时可以发现,也有乡村定向师范生未将城市、农村看成不可调和的阶层文化,他们形成了认知分离,既努力吸取城市文化带来的知识增长和经验积累,又保留了回归农村的情感,他们相信原有群体是自己前行的坚实基础,因而对乡村有着更强的归属感。特别是在四年级,当他们回到生源地乡村学校实习之后,面对儿时的自己,乡村情感经验如潮水般不断侵蚀已有记忆,更坚定了他们对未来阶层身份价值的认同。

在社会制度安排下,乡村定向师范生的阶层身份认同一方面反映主体认知,另一方面也是客体作用于主体,展现他者如何影响主体选择的过程。他们的社会阶层身份,是教育政策使然、自我选择应然、社会延续必然的结果,虽然有自我意识的成分,但主要还是外置“他者话语”的社会标识。因此,报考该专业的一年级师范生阶层身份认同非常稳定,但随着情感体验的多元化,往往有人会打破群体认同的同一性,因为情感体验往往是复杂而多变的。到了二年级,部分师范生还是表现出符合社会标识的价值取向,但对自我却是否定、迷惑,城市生活带来的情感体验让他们对回到乡村社会的既定事实感到不知所措。到了三年级,更是形成了为调和矛盾而塑造的两类“自我”:拥护者们积极建构或者说努

力跨越到更好的社会阶层,先赋阶层的勤劳、努力、不服输等品质一直在,哪怕看遍了城市的繁华,他们仍未被魅惑,积极投入学习,认同这一阶层身份所带来的新起点;叛逆者们则觉得定向是一种阻碍,特别是向往大城市生活的乡村定向师范生,他们觉得束缚了选择、捆绑了未来,但也不得不承认这一专业仍是目前他们最佳的选择,先赋阶层身份决定了他们将在这种纠结中完成学业,时而懈怠,时而努力。

到了后期,乡村定向师范生的情感经验在其阶层身份认同中的作用愈发显性化,有关乡村的情感记忆是一种独特的情愫。先赋阶层的情感经验既是一种“利器”,指引他们劈波斩浪,冲破城市文化的偏见,也是一种“后盾”,抵挡适应城市文化产生的自卑、忧虑、迷茫等心境。可以说,大学四年,他们经历了从困惑到鲜明、从纠葛到和解、从摒弃到重拾、从不舍到希冀、从坚持到释怀等充满张力的情感过程,也正是如此复杂的情绪相互牵扯而逐渐形成具有乡村教育情怀的乡村定向师范生。

### 三、相关讨论

#### (一)三维叙事空间下的阶层身份认同线索

##### 1.“地点—社会”维度交织而成的客观线索

乡村定向师范生之所以会经历阶层身份的迷茫、探索、重新确认过程,是因为进入与乡村文化截然不同的城市社会后,地点不同而引发惯习冲突。这些地点的变化、时间的流动、阶层身份的认知交织在一起,与农村大学生迈向城市经历的文化冲突、身份壁垒等有相似之处<sup>[12]</sup>。与普通农村大学生不同的是,他们从农村而来,四年后又回到农村,阶层身份却已然发生变化,地点、社会维度交织形成了第一条线索,先赋阶层优势带来了变化。他们发挥原有乡村阶层文化的优势,能动地改变生存心态,重新定位他者话语下的未来阶层身份,兑现社会制度奖赏下文化资本所赋予的潜在机会。

虽然社会认同的他者话语可能与自我认同不一致,进而使他们产生对社会期望的抗拒,但在享受教育制度所带来的福利时,却也由自我否定引发内疚、迷茫的情感。这一系列矛盾的情感置于不同情境中,不断回应其所感知的背景,终将由先赋阶层文化来指引之后的情感定向。过往乡村学习生活所形成的先赋阶层品质(如勤劳、努力、独立等)是独特的文化优势,面对城市文化的冲击,先赋阶层文化既是一种防御,也是突破城乡二元文化壁垒的利器。

##### 2.“时间—地点”维度交织而成的主观线索

如果说第一条线索是客观表达,那么以时间、地点维度交织而形成的第二条线索则更具情感特征,不仅突破了阶层身份的惯习限制,也超越制度规制的身份归属,达到了与过往情感经验的共情,这是阶层冲突、制度安排与身份认同相互牵制而塑造的阶层身份的模糊情感回应。乡村定向师范生在时间上接受城市文化之后,城乡二元文化逻辑共存且交织于心,但过往的理念经验还不足以理解和支配城市文化现象,文化冲突引致的过去原有秩序可能会出现形式错位或符号偏失,进而深信的意识或情感呈现紊乱、模糊不清的表达。从时间维度来看,这一过程是痛苦而迷茫的,有研究者称之为“如鱼离水”(fish out of water)时期<sup>[13]</sup>、自我评价体系崩溃的边缘状态<sup>[14]</sup>,他们唯有依托原有地点所树立的情感经验回应文化冲突,或者主动向前寻觅新的阶层身份,才能在教育向上流动的过程中,增进阶层身份认同。本研究也发现,大部分乡村定向师范生在遭遇客观限制后一段时间,能够主动地建构新的阶层身份认同,既认可城市文化的价值,也拥抱生养的乡村情感品质,正是这种情感回应让他们在意识摇摇欲坠时能拉回自我,清晰地认识到乡村教师职业的价值。

##### 3.“时间—社会”维度交织而成的能动线索

时间、社会维度交织而形成的第三条线索是主观能动作用于客观、回归乡村情感初心的过程。乡村定向师范生面对城市社会文化形成了“跳出农门”的荣耀、“回到农村”的不甘、“阶层文化”的困惑、“欲盖弥彰”的压力,以及回望先赋阶层、面对农村学校儿童产生的“逃离者负疚”等纷乱而庞杂的



情感。周继良用“强错位”一词来描述“时间—社会”交织形成的这一状态<sup>[15]</sup>，本研究也展现了其所述“高学习平台追逐”与“低选择忠诚度”这一矛盾，且从流动的情感变化视角进行了剖析。本研究结果透露出这样一种遵从社会赞许但又展现个体情感复杂的境况：尽管在制度安排和契约规制下，他们已经脱离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村阶层，但他们仍要回到农村学校任教，即便是回到农村，他们也不同于原有的农村群体，然而，绝大多数乡村定向师范生仍愿意接受少儿时期的乡村情感经验，突破社会阶层身份冲击，选择忠于原有的群体身份。这说明在阶层身份认同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客观的社会分层结构，而是阶层文化冲突下个体忠于自我情感的自主选择，换言之，他们愿意成为乡村教师，是制度约束阶层身份与过往乡村情感经验的主观感受彼此影响的结果。

(二) 基于线索的阶层身份认同路径

采用三维叙事空间两两组合形成的 3 条线索告诉我们，对乡村定向师范生群体阶层身份认同的分析不宜再遵循“社会结构—个体反应—行为表现”这一逻辑，转而采用以情感经验为核心的文化回应性建构阶层身份认同。在这一分析框架中，个体的自我突破、能动反应、情感进路与外部的制度安排、社会结构互动，展现个体“情感经验”，能动反映“阶层身份”的认同路径（如图 2）。首先，是时间维度上揭示情感经验的直接作用线，他们的乡村情感经验在城市文化的冲突中起着支撑作用，过往乡村阶层身份的独特优势抵挡了现在城市阶层多元价值文化的冲击，让他们始终以学业为重，重拾先赋阶层身份的自尊和信心；当他们（实习、见习、研习）面对乡村学校儿童时，基因中的乡村情感经验更是被唤醒，面对似曾相识的自己，阶层身份认同冲破了城市与农村二元文化对立，情感回应主导了对乡村教师阶层身份的认同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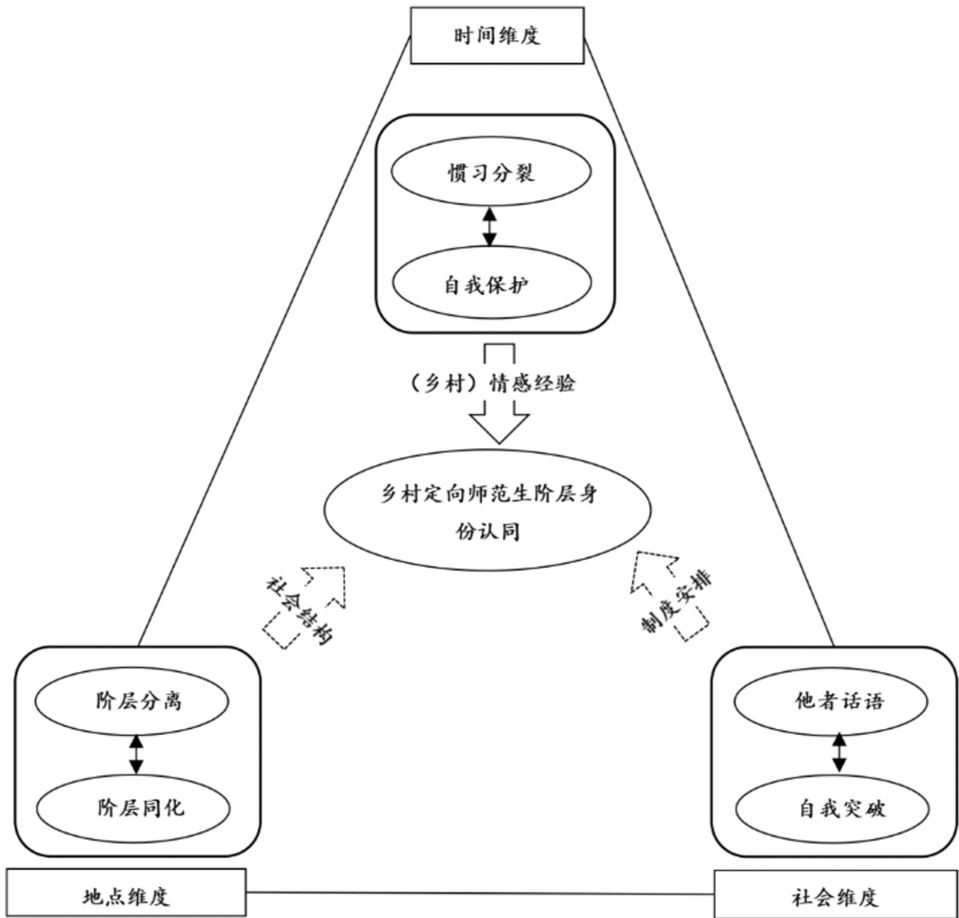


图 2 三维叙事空间框架下乡村定向师范生的阶层身份认同路径



其次,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主导的间接作用线,通过个体情感经验的中介作用,影响乡村定向师范生的阶层身份认同。在面对社会结构高低优劣而职业期待“水波不兴”(制度安排所致)的客观事实时,情感经验起着挽回、激励、能动的作用,与社会结构、制度安排二者交织在一起建构阶层身份认同过程。得益于社会维度的奖赏和补助机制,乡村定向师范生在面对自我资本增长和生存心态改变时,仍然能抽离出先赋阶层的情感经验,回归社会制度要求和初心所向的阶层身份位置。有学者从文化回应性视角阐明这是群体对所属阶层内在文化的一种回归<sup>[16]</sup>,本研究探讨了文化回应中的情感归属在主客体交互中的能动、调节、正向作用,本质上这是一种基于文化理解的反思性实践,内隐于心的态度、习惯、信念等情感像透镜一样折射出对文化冲突、阶层身份迷茫的态度。当重拾先赋阶层所给予的情感品质时,乡村定向师范生将跨越地点维度、社会维度所筑造的城乡二元文化冲突的高墙,直接反映对未来成为乡村教师的阶层身份认同。

#### 四、结 语

本研究呈现的乡村定向师范生对阶层身份的探索、明了、认同过程图景既包括他们应对城市和农村阶层文化冲突的看法,也体现了乡村情感经验的支撑作用。在契约规制背景下,阶层身份认同和情感经验共同构成他们自愿成为乡村教师的能动性结果。许多研究发现,农村籍大学生/弱势阶层大学生在应对农村和城市阶层文化带来的两种阶层身份冲突时往往形成非此即彼的站位,他们更愿意抛弃原有阶层身份<sup>[17]</sup>。本研究的 16 名乡村定向师范生均来自农村,在面临城市阶层文化的冲击时,有过彷徨、不满和动摇,但他们最终都认可农村阶层身份,甚至 11 名受访者认为农村阶层身份的独特优势让他们在处理城乡文化冲突时能够找准目标,保持上进、勤劳的内生动力。这种与既往研究不同的结果与我国目前的教育政策情境相关。自 2021 年教育部等九部门印发《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优秀教师定向培养计划》以来,乡村定向师范生培养逐步在中西部地区全面铺开,从社会反响来看,“定向招生、定向培养、定向就业”的政策落实较好<sup>[18]</sup>。乡村定向师范生大多数来自农村,对乡村环境和社会具有情感认同,他们看待社会阶层的分化不仅仅是城乡地域的分野,内部情感经验亦起着重要的作用。他们凭借刻苦努力的优秀品质脱离了农村,实现了阶层分化中的向上流动,虽然还是会回到农村,但职业的不同注定他们已完成阶层身份的转化。因此,乡村定向师范生大概率会回到乡村,这是阶层身份认同与情感经验相互作用的结果,他们有望成为振兴乡村教育的主力军。大学教育工作者应激发、挖掘、厚植乡村定向师范生内隐基因中有关乡村的情感经验,使他们回归初心,树立正确的阶层价值观。

#### 参考文献:

[1] PAULSEN M B. The economics of human capital and investment in higher education[M]//PAULSEN M B, SMART J C. The finance of higher education: theory, research, policy, and practice. New York: Algora Publishing,2001:35.

[2] 程猛,史薇,沈子仪.文化穿梭与感情定向:对进入精英大学的农家子弟情感体验的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19(7):3637.

[3] 王智超,杨颖秀.地方免费师范生:政策分析及现状调查[J].教育研究,2018,39(5):7682.

[4] 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61.

[5] MCDONOUGH P M. Choosing colleges: how social class and schools structure opportunity[M].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7:103.

[6] PIERRE B. What makes a social class? on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existence of groups[J]. Berkeley journal of sociology,1987,32(6):417.

[7] 刘钺,陈鹏.寻求“位育”的“辩证法”:乡村定向师范生的“身份—能动性”探究[J].教师教育研究,2022,34(6):76-82.

[8] 程猛,康永久.“物或损之而益”:关于底层文化资本的另一种言说[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6,37(4):8391.

[9] 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纲要[M].李康,李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88.

[10] 保罗·普林斯路,莎伦·斯莱德,穆罕默德·哈利勒.生态系统观视角下的学习分析[J].中国远程教育,2020,41(4):111.

[11] 乔纳森·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M].邱泽奇,张茂元,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47.

[12] 杨翠.从“往返票”到“单程票”:农村学生迈向城市的教育境遇[J].高教探索,2022(5):124128.

[13] REAY D. Finding or losing yourself? working-class relationships to education[J]. Journal of education policy, 2001(4):333346.

[14] 许又姜宇.农村籍大学生的文化适应:来自“关键场域”的解释[J].中国青年研究,2023(3):7682.

[15] 周继良,匡永杨.乡村定向师范生真的愿意定向乡村吗:一个焦点团体访谈的研究[J].内蒙古社会科学,2024,45(6):174183.

[16] 全晓洁,蔡其勇.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的文化回应性审思:走向文化理解、反思与实践[J].教育研究,2024,45(4):8495.

[17] 刘铨,陈鹏.乡村定向师范生的多重身份冲突:基于社会学制度主义的教育民族志研究[J].教育发展研究,2022,42(2):1827.

[18] 庞丽娟.健全地方师范院校定向培养乡村教师的经费保障机制[J].教育研究,2023,44(3):79.

(责任编辑:杨慷慨 吴朝平 校对:吴朝平)

## Why They Want to Be Rural Teachers: The Path of Class Identity for Rural-oriented Normal University Students

XIE Jiyue<sup>1, 2</sup>, SHOU Xin<sup>3, 4</sup>, CAI Qiyong<sup>4</sup>

(1. Faculty of Education,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2. Chongqing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 Development Center,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400067, China;

3. College of Primary Education,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331, China;

4. Chongqing Academy of Education Science, Chongqing 400015, China)

**Abstract:** Rural-oriented normal university students are prospective rural teachers who are assigned to work in rural schools. Most rural-oriented normal university students come from rural areas. This study focused on those who lived and studied in rural areas before university, employing educational narrative research methods to construct a three-dimensional narrative analysis framework. It deeply explored the interplay of social structur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and emotional experiences as these students experience the cultural conflict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social classes, thereby revealing their path to class identity. The findings indicate while rural-oriented normal university students adopt aspects of urban social class culture, they still identify as “rural people,” leading to a “separation” in their class identity due to the tension between these two aspects. Under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and influenced by their acceptance of “discourses of others,” their emotional experiences, though complex and fluctuating, enable them to consciously assume the responsibilities associated with their identity. In their actions, they retain the inherent advantages of their ascribed class. In the process of self-actualization, despite experiencing a sense of loss due to habitus division, they are able to rely on their rural emotional experiences to cultivate positive qualities. The class identity of rural-oriented normal university students is not merely a specific outcome of social structure differentiation but is more of a cultural response centered on rural emotional experiences. Further exploration of their path to class identity requires an in-depth depiction of this proc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context.

**Key words:** rural-oriented normal university students; class identity; identity; rural teachers